

Face to Face

中央电视台
《面对面》节目组/编

面对面

【精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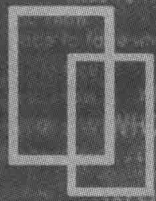
他们——

知道什么
做了什么
为什么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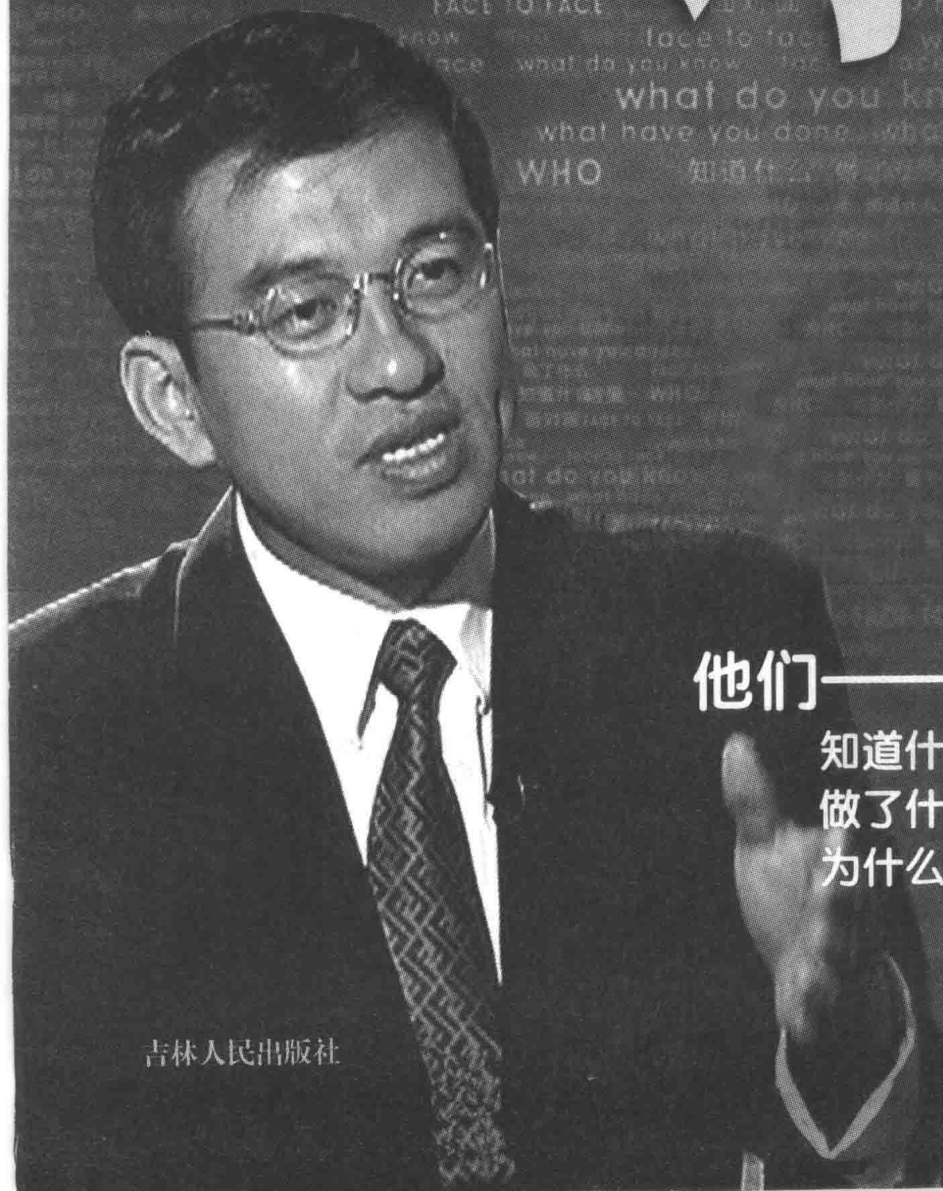
Face to Face

中央电视台
《面对面》节目组/编



面对面

精彩版



他们——
知道什么
做了什么
为什么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面/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组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6-04395-X

I. 面… II. 中… III. 人物—访问记—中国—2003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763 号

面对面 *face to face*

编者: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组

责任编辑:刘文辉 装帧设计:翁立涛 责任校对:阎勇

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130021)

发行:北京牧童之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电话:0431-5637018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13 字数:26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95-X/I·295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面对面》：走过 2003 的春天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 梁建增

面对面
Face To Face
精彩版

2002 年底的一天，我和《新闻调查》制片人赛纳在办公室聊天，说起《新闻调查》的一种专访的节目样式，播出效果都比较好，而且低投入高产出，感觉可以发展成一个专门栏目。

其实，在《新闻调查》最早进行这种试验的也正是赛纳。1998 年 4 月，他编导的《从市长到囚犯》首开记者与采访对象一对一进行长篇访谈的先河，开拓了《新闻调查》的一种新样式，也打破了《新闻调查》的收视排名纪录，全国收视排行第七。当年 10 月，赛纳策划的《黑脸姜瑞峰》，再次进行人物专访的尝试。两期节目，不仅拓展了《新闻调查》的发展空间，更使人看到新闻人物专谈这种节目样式的魅力。在此后的几年里，《新闻调查》又利用这种样式制作了《贪官胡长清》、《赌博人生》、《戒毒者自白》等多期节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基于以上的实践和认识，我建议把这种一对一的新闻人物专访，发展成一个栏目。

赛纳也正有这种想法，并选择了有着很好采访经验的王志作为主持人和搭档。2002 年 4 月，他们开始做样片。孙玉胜副总编看过样片，认为节目样式成熟，制作精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新闻中心李挺主任也对节目寄予厚望，督促加紧筹备。后来样片《与神话较量的人》在《新闻调查》播出，反响强烈，好评如潮。

2002 年 6 月，召开专家论证会，大家对新闻人物的选题和一对一专访的节目样式一致看好。

2002 年 10 月 8 日，新栏目《面对面》正式组建，13 新人汇聚新闻人物专访的大旗之下。第一次面对这群新人，我就感到这是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尽管有很多同志此前没接触过电视，但他们年轻、朝气蓬勃、知识结构合理、吃苦耐劳、充满激情和创造力。这正是成就一个优秀电视团队、成就一个优秀栏目的基础。

2002 年 10 月 - 11 月，栏目组进行为期一月的岗前培训。

2002 年 12 月，开始制作备播节目。

2003 年 1 月 11 日早晨 7:15，《面对面》悄然开播，无论是采访还是节目制作的水准，都可谓出手不凡。当天早晨，坐在电视机前的我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面对面》尽管是低调推出，但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这是值得记住的时刻，是央视完成新闻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回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

1993 年 5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早新闻杂志《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大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被誉为是开创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也是加强评论性节目的第一步。

WAS 7/1/03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鲜明提出用事实说话的口号,让新闻评论性节目进入晚间黄金时间,成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旗帜。这是加强评论性节目的第二步。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创办,填补了央视在谈话类节目上的空白,并成为中国电视界谈话类节目的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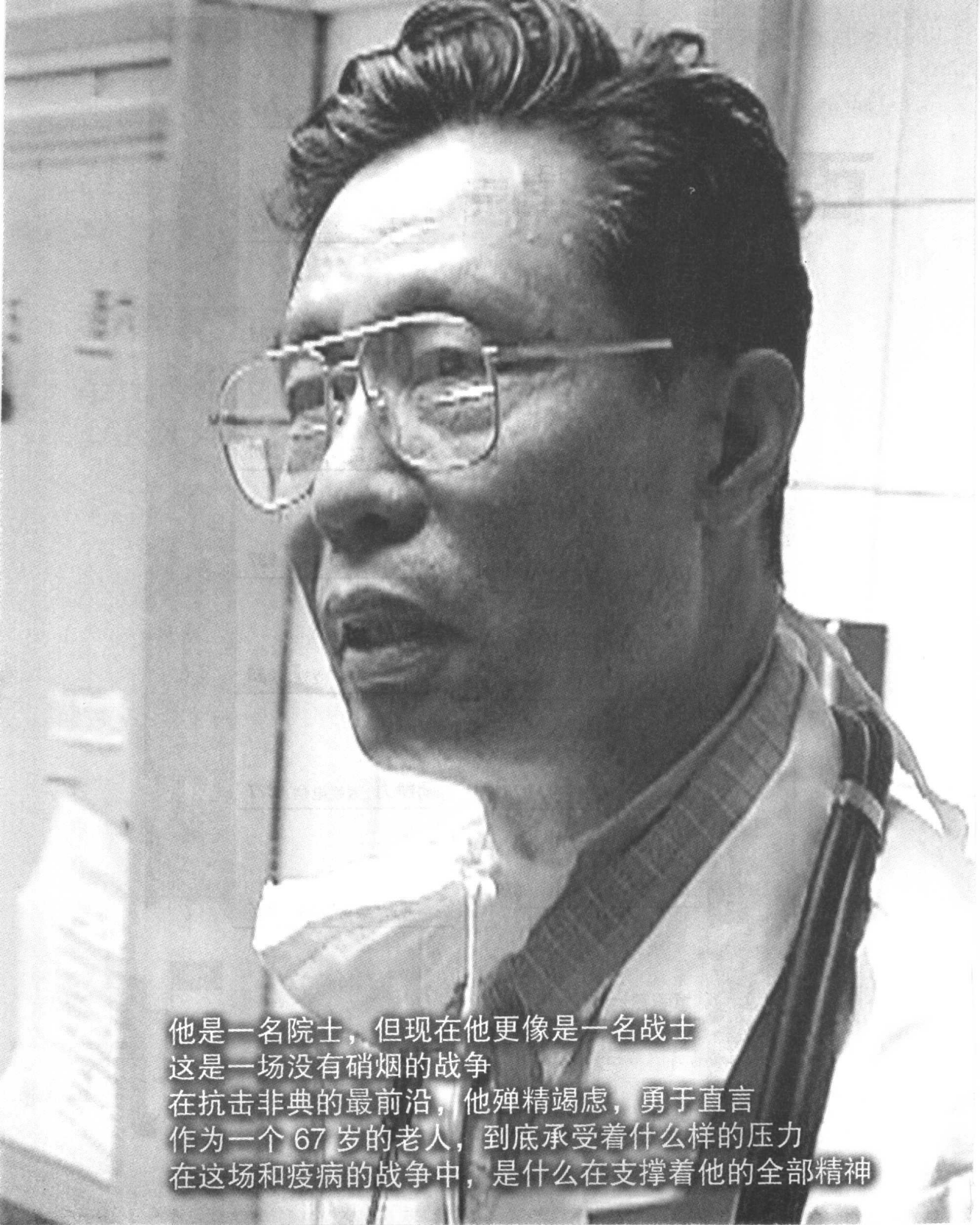
1996年5月17日,以探寻事实背后的真相为宗旨的《新闻调查》的推出,是加强新闻评论性节目的第三步举措。

2003年1月11日,《面对面》的开播,则填补了中央电视台长篇新闻人物专访的空白,在中国的电视新闻格局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来看,《面对面》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我们相信新闻是由人来构成、人来推动的,人永远是新闻的主体,所以栏目重点关注的是新闻事件中的新闻人物,追求的是用人物解读新闻、用对话记录历史。基于此,《面对面》秉持的创作理念是面对面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碰撞、面对面的印证,通过记者对采访对象进行一对一长篇专访的节目样式,完成对新闻人物身上新闻性和新闻背后人的魅力的挖掘。这使得该栏目与报道式、调查式、谈话式等各种节目形态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正因为此,开播以后,《面对面》很快就取得良好的收视效果,显示了强劲的成长势头。2003年1月25日播出的《刘子亮:直面艾滋》是《面对面》开播后的第三期节目,收视率创下《东方时空》周六时段收视新高。而2003年2月15日播出的《孙渤:战争之痛》,好评如潮,反响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收视率超过了1.8%。而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网络等媒体,不断向栏目索取文稿刊载。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从2003年4月中旬开始,刚刚诞生才3个月的《面对面》,在抗击非典的报道中大显身手,对李立明、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吕厚山、陈冯富珍等一系列非典新闻人物的专访,引发了强烈反响,被观众称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栏目,主持人王志也被称作非常栏目的非常主持,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眼下,抗击非典的报道已经告一段落,《面对面》可以抽出时间整理自己走过的路,影像在荧屏上转瞬即逝,文字留下的是更持久的思考。这本书是《面对面》的作品集结,还有屏幕背后的故事。如果说一个栏目的草创期是她的童年的话,这本书就是《面对面》童年的写照,以后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

回首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路,10年前《东方时空》的诞生拉开了第一个10年的序幕,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则标志着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进入了第二个10年。这一天,由于新闻频道的开播,《面对面》也迎来了另一个生日,由一周一期变为一周两期。可以说,《面对面》的未来,将在这第二个10年写就。衷心希望这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团队能一路走好!



他是一名院士，但现在他更像是一名战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他殚精竭虑，勇于直言
作为一个67岁的老人，到底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在这场和疫病的战争中，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全部精神

面对面目录



钟南山:直面“非典”/001



王选:战争诉讼/013



李昌平:守望“三农”/033



陈冯富珍:香港战“疫”/059



章孝严:回家之路/073



胡润:财富品质/089



章积慧:“前线”日记/111



洪昭光:健康忠告/129

刘子亮:直面“艾滋”/149

马燕:我要上学/163

潘家铮:三峡情结/193

郑云峰:留住三峡/209

田文昌:解读律师/227

王海:“刁民”立法/253

阚凯力:透视电信/271

姚明:“菜鸟”赛季/285



面对面目录

钟南山：直面“非典”

ZHONGNANSHAN
ZHIMIANFEIDIAN

背景资料

钟南山，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92年到2002年任广州医学院院长，现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荣获200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志：你是第一个跟省卫生厅提出来，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这个考虑？

钟南山：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

王志：你说靠一个团队，你怎么凝聚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服你？

钟南山：你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你得自己先去干。

王志：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年龄……

钟南山：但是占我头脑比较多的，还是找到这个未知数。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王志：那当你听到你的同志倒下去，甚至病死，你的心里感受是什么？

钟南山：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钟南山院士的忙碌让很多人跟不上他的节奏，为了采访钟南山，记者从北京赶到广州，又从广州追回北京。利用钟院士在北京工作的间隙，《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此前，卫生部刚刚重新公布了中国大陆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数。

王志：面对你这样一位专家，我很想让你告诉我，非典的疫情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钟南山：要看你按哪一个地区来考虑。假如说在广东，就是非典发现最早的地方，那么现在病情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

制，所谓的遏制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明显地减少。

王志：但是全国的情况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风声鹤唳，愈演愈烈了。

钟南山：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像广东那样，一开始完全不意识到，或者不知道它是一个传染病这样的话，就会重复像广东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到医疗卫生部门各方面全民都很重视，而且采用了适当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它就会不会像广东那样，一定要发展到多大多大的数量，那倒不一定。

王志：那是不是意味着民众对于这种病的恐惧，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钟南山：我想民众应该对这个病有一个思想准备，但是我并不同意你所说的恐惧，因为恐惧是来自于一个对疾病的无知。只要是知道这个病的话，它应该可以防，可以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它是恐惧，而是应该来正确地对待它。

对于民众谈之色变的非典型肺炎，钟南山一直呼吁大家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从2002年底开始，钟南山这个名字就与非典型肺炎联系在一起，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专家组组长，他参与会诊了第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并将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他主持起草了《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并提倡国内国际协作，共同攻克SARS难关。作为一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从接触第一例非典病例开

始，67岁的钟南山就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民众和媒体面前。

王志：那这个抗击非典的战役，可以说是从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你是什么时候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

钟南山：第一例非典病人应该是在佛山，那是在11月底的。那么第二第三例是在河源，河源的是12月初，我接诊的是第二例。

王志：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再回忆一下，当时接诊河源病人的情况。

钟南山：在一月初，当时我是按照常规到ICU查房，有一些医生向我谈到了在10医床有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很奇怪，他是从河源来的，当时他呼吸困难，非常明显，到了呼吸病研究所的时候，他已经是垂危的状态。

王志：当时抢救了吗？

钟南山：当时我对病人进行了一下体察，进行了一下分析，发现这个病人发烧并不很严重，其他的器官没什么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肺很硬，我们知道肺平常就像橡皮球那样，有气吹进去就胀了，气一出来就缩瘪了，肺也是一样。但是他这个肺就像一个硬梆梆的一个塑料一样的东西，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没有弹性，所以用一般的办法来进行通气很容易就产生气胸，肺就破了。在我们会诊以后用了很多抗生素，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会不会是一个急性肺损伤，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试用了一下大剂量皮质激素

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当时觉得是中末期，胜算不大。但是很意外地发现，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情况明显的好转，这使得我们非常惊奇。这是河源的病人，后来我们发现陪他来的以及与他接触的人又有8个人感染了，当时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个病非同一般。

王志：8个什么样的人被感染？

钟南山：8个人都是跟他在一块儿的，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家属；后来就发现过了几天以后凡是跟他接触的这些医生和护士都得病了；那么后来还有趣的是，我们觉得病人有传染性，就送他到另外一个医院，护送他的医生和护士过两天也病了，还有开救护车的司机。所以这个时候就使我们强烈感觉到这个病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且许多年轻人被传染，有一些人不治，所以



面对面

Face to Face

钟南山：直面“非典”



我们觉得这个病有很强的致命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了解这是一个特别的肺炎。

就在钟南山为这个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的时候，广东省的中山市也出现了相同的病例。1月21号晚上，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以钟南山为组长的专家组赶赴中山市，通过对30几个病人的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病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

钟南山：当时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肺炎”当时也在省卫生厅向一些媒体还有向一些各个医疗卫生部门都提了一下，但是由于它是“不明原因”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误会，特别在香港就报道说这是个炭疽性肺炎，或者说是一个鼠疫，腺鼠疫性肺炎，但实际上它并不是。

王志：你怎么排除炭疽呢？

钟南山：我想是完全可以排除，不是炭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发现的。

王志：怎么排除鼠疫呢？

钟南山：鼠疫病原菌是很容易发现的，

通过肺组织,通过分泌物都能够发现,通过血清学测定,那么这些都做过,都没有发现。

王志:最初还怀疑是禽流感?

钟南山:是的,但是后来从病人的分泌物,从血清,从各方面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禽流感,有个别的,但是它并没有跟这个可以联系上,所以是可以排除的。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提出来一个非典型性肺炎,可能更实际一些。那么到了后来,由于他的传染性很强,卫生部把它补充为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

尽管钟南山了解了这种病基本的传播规律,但疫情的变化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从一月下旬开始,各家医院不断收到非典型肺炎病例,广州地区发病人数急剧增多。2003年的大年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被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沿。

就在钟南山为不断增加的病人忙碌时,广州市的市民中间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正月初八到初十,各种关于怪病的传闻达到了最高潮,还没从春节的气氛中走出来的整个城市又陷入到了恐慌之中。2月11号,广东省卫生厅举行记者见面会,钟南山以院士的声誉作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王志:当时在发布会上,你的发言起到

了一个非常稳定人心的作用,发布会之后,形势是好转了还是在继续加重?

钟南山:发布会以后我想形势还没有得到很好控制,病情还是继续增加。

王志:那当时病人怎么越来越多呢?情况是怎么样的?

钟南山:按照每天来算的话,当然这个数量是更多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每天互相感染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病人就多了。

王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钟南山:我想第一个,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我们首先应该搞清它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本行,是我们本身的责任。

于是,就在疫情愈演愈烈的时候,身为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主动请缨,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胆要求。

王志:那当医务人员大量的被感染的时候,你第一个提出来要跟省卫生厅说,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这个考虑?

钟南山:我考虑到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从事了30几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还有我们所里面的,要抢救这些病人,不是所有医院能做到的,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比较专长,所以病人来的话,我想他们得到的抢救成功的机会会多得

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这些感染比较重的病人,他的传染性会比较强,那么只要传染性比较强,只要任何医院都在搞的话,那我想感染的机会比较多,集中在一个地方相对来说就使感染的面积会减少。

王志:那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钟南山:我想有考虑,但是更多的我想我们会搞好,因为从这几例的治疗中我们不觉得十分困难,所以首先我觉得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只要有一定的把握性的话,我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一定的把握性的话,我首先考虑成功,而我首先不是考虑失败。

王志:那你怎么跟同事交代呢?怎么跟下属交代呢?

钟南山:我想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好像

比较少的考虑这个东西,我还是从学术的角度,那么这次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更做一个探讨,能够搞一些创新,所以这个跟救死扶伤是一致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去探索这个工作,你探索这个工作你不接受更多的病人,你能探索吗?只能理论上探索。

于是,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广东省非典救治工作的技术核心和攻坚重地,短短的几天之内,60多名危重病人从各家医院转送过来。

钟南山:什么叫重病人?就是呼吸很困难的病人,需要抢救的病人都转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以在2月份我们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抢救病人。

王志:那最忙的那一段我们在广州也看到过你的工作节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钟南山:我想因为病情发展得很快,另外一个病人、医务人员发病的很多,所以这两个问题就使得我要考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了解病人的情况,每时每刻也要了解我们医务人员有没有受感染。

王志:你的同事告诉我,你原来是不开手机,不太用手机,从什么时候开始24小时开机的?

钟南山:这个应该是在1月下旬开始就一直在工作状态了,因为这个时候随时有变化情况,特别是后来很多医务人员,因



为这些医务人员很多都是各个医院的负责人，而且他本人就是抢救非典型性肺炎的负责人，他病了，他要转到我们这儿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就随时要了解病人的情况。

王志：你说靠一个团队，你怎么凝聚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服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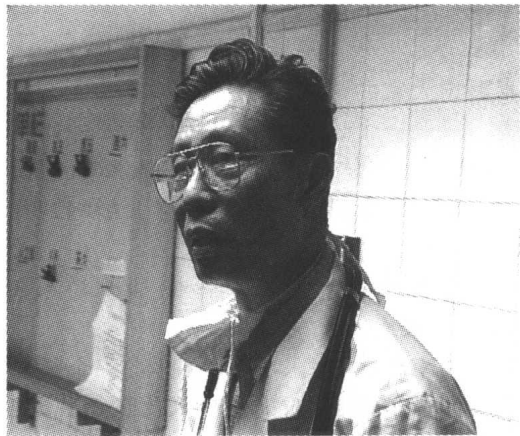
钟南山：第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图，或者我们要做什么，要让大家都知道，不要不透明，干一些事儿让大家知道，他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怎么干。他就会有一个主观能动性来做好，这就是要相信大家。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你自己先去干，也就是说检查病人，你自己又不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调动大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更加要到第一线。而我自己就是对每一个病人都来观察，因为我始终想找出他的规律，所以，所有的病人对他的口腔，对他的咽部，我都进行仔细的检查。

王志：到你挨个儿去看他们口腔的时候，你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个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了。

钟南山：是的。

王志：即便你是专家，但是非典肺炎对于你来说同样也是很未知的，而且危险是一样的，你应该比大家更知道它的危险性，你是怎么考虑对个人这种风险？

钟南山：我知道是有强烈的传染性，从学术的角度我更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不做一些了解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光是听人讲。另外一个我也有点



相信自己，我想身体好的人，不会每个人都得病的。

王志：你身体确实是好，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年龄。

钟南山：我也想过，但是想得不太多，占我头脑比较多的，还是找到这个未知数，我想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虽然钟南山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但病魔还是悄悄地向他袭来，2月18号，连续38个小时没有合眼之后，由于过度劳累，钟南山病倒了；但是，作为广东省与非典战斗的关键人物，钟南山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王志：当你自己病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呢？

钟南山：我想在那个时候因为任务比较重，各项工作特别是抢救工作也比较繁忙，当然我那个时候确实比较疲劳。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不觉得是很重，另外，我不想

会影响大家的情绪，而且我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一个过度疲劳以后出现的一些不大舒服，所以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么我想没有必要向大家讲得太多，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王志：但是对于你一个 60 多岁的人来说，应该是件严重的事情。

钟南山：我想人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自己的情绪和信念，假如一个人比较超脱，他正在很热衷或者是一心一意去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其他很多东西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包括身体，所以我想我就在那样的一个思想的支配下，好像身体也比较快地复原了。

王志：你的家人对你的工作支持吗？

钟南山：我的家人对我，我想应该是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非常害怕我得病，所以每次回来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首先问一问我有没有去病房查病人，要是有的话在门口就得截住，完了脱下衣服，完了洗澡，把

所有衣服拿去洗；但是我们整天接触，而且包括家人有时候到其他地方，别人都说你不要过来了，因为什么？你的家人是整天接触这个病的，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想家人很理解我，所以从来没有对我做这个工作有任何的阻拦。

在钟南山所长的带动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了探寻非典型肺炎这个未知数，一共有 14 名医务人员自己也受到了感染。

钟南山：特别在我的研究所里头，面临着这么严重的一个病，生与死的这种考验面前没有一个要求转换岗位，没有一个要求要休假或者什么，他们都在做。特别是有一些医生这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我们有一个医生到现在还没出院，他就是在抢救一个做气管进插手术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时候被传染的，因为这个病人比较重，赶快要抢救，所以要插管要从气管进。他是带了 4 层口罩给病人做，但是过了 3 天他自己病了，还有两个护士也病了，他的病发展得很快，也很重，他到了极期，呼吸很困难，心跳只有 40 次。当时他看见我留下了眼泪，他非常痛苦……但是在他恢复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后悔的话。我们现在正在抢救一位主任，今天的情况很不好，因为他由于拖延治疗，刚才打电话告诉我情况很不好。那么这个病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且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是很伤心的。

王志：那当你听到你的同志倒下去，甚



至病死,你的心里感受是什么?

钟南山: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我想,对这次是非典型肺炎,说不定下一次是传染性心肌炎,我相信搞心脏病的医护人员也会像我们一样站在最前线的,他不会因为怕传染他就不来了,不做了。

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王志:整个广东省的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标志是怎么出台的?

钟南山:因为我们发现送来的病人里头,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去会诊的病人,诊断的标准差异极大,有的已经很晚期了,还搞不清楚是什么,有的根本就不是,所以当时就觉得有必要有一个共识。我想真正从书本上参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还是积累了大家共同的经验。

王志:你在中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钟南山:真正执笔写的,不是我,但是我们整个的指导思想,诊断治疗我在这里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成文了以后我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修改。

王志:那这个标准在后来治疗非典的

过程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钟南山: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在3月份以后我们死亡的病率是很少的,死亡的病率要么就是以前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或者说他原来有基础病的。香港东区医院采用了我们三种手段,包括皮质激素治疗,包括面罩通气,包括及时的治疗二重感染,他说他收治的75个里头,没有一个死的,只有一个插管,他认为这个经验是很可取的。

除了组织广东省的优势力量对抗非典疫情之外,钟南山一直都没有停止对非典病源的寻找。在钟南山的倡议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等8家单位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组成联合攻关组。另外,钟南山还大胆地提出,攻克SARS难关需要国际援助,国际协作。



王志：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要协作？

钟南山：这个病，本身的病原搞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搞不清楚，那么到现在它也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这么多环节搞不清楚了，我们需要两个层面的协作，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流行病学的、病原学的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他的病原；第二个层面的协作是什么？是国际上的大协作，因为这个病是全人类的疾病，这个病是致命的，需要综合各国的优秀的科技的成果和技术，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王志：那现在看起来你说的协作是对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提出来是很有压力的，而且对你个人来说有非议你知道吗？

钟南山：当时我们首先跟香港大学协作，协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反对的，当然并没有直接地责备我。

王志：这种批评和压力对你没有影响吗？

钟南山：有影响，但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是在做学术上的合作和互相支持，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个病更快地搞清楚没有什么错。

王志：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我想我们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像你们作为一个采访，作为一个工作，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本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4月12号，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4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王志：那你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从你专家的角度来说，要控制非典或者说能够有效的治疗？

钟南山：我想我只不过是一个临床大夫。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单纯的知识就能够对它提出一个预料，或者预计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能够什么时候做好，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说，寻找出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我相信时间不会很长。

王志：其实对于你个人来说我觉得荣誉不是问题，学术地位也不是问题，那你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钟南山：我想是不是就想追求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目的。这个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原，是什么源头，怎么治，那么这就是我这个领域的，我希望搞清楚，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